

SIDNEY SHELTON

午夜魂

西德尼·谢尔顿90年9月新作

《午夜情》姊妹篇



西德尼·谢尔顿著

午夜魂



译林出版社

Sidney Sheldon

Memories of Midnight

据 William Morrow & Company, Inc

1990年9月版译出

午夜魂

〔美国〕西德尼·谢尔顿 著

吴亦东 周平柯 平译

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.375 插页2 字数240,000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1—30,000册

ISBN 7-80567-100-1

I·38

定价：4.50元

责任编辑 黄 劲

序 曲

九龙，1945年5月

“看上去必须像是一次事故。你能够安排吗？”

这话简直是污辱人。他心中升起一股怒火。这像是在对从街上随便找来的业余杀手发问。他禁不住要挖苦道：嗯，我想我还能对付。你是否对室内意外事故比较偏爱？我可以让她在楼梯上摔一跤，折颈而死，就像马赛的女舞女一样。或者让她喝个酩酊大醉，尔后溺毙于浴缸，格什塔德的那位女继承人就是这么死的。还可以安排她多服一点海洛因，他已经用这办法除掉了三个人。或者，让她点燃香烟，在床上熟睡，那位瑞典大侦探在巴黎左岸街的大旅馆中就这么长眠不起了。或许，你更倾向于室外事故？我可以安排一场车祸，飞机失事，或者海上失踪。

但是，他一声没吭。他实在惧怕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。他早已对有关此人的那些令人胆寒的传言有所耳闻，而且，他有理由相信这些传言都是真的。

因而，他只是说：“行，先生，我能安排一场事故，叫人神不知鬼不觉。”可是，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忽然意识到：他自然知

道我就是个知情人。他等待着对方的反应。

他们此刻在九龙城里一座楼房的二楼。这座城市四周的城墙，是1840年由中国人建造的，用以抵御野蛮的英国人的入侵。二次大战中城墙被推倒，但无形中仍有一堵墙将外人拒之城外，比如杀人团伙，吸毒瘾君子，还有强奸犯，他们在弯曲、狭窄、挤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，还有通向暗处的楼梯过道上游来荡去。游客们被告诫远离这些地方，甚至连警察也不敢经过郊区的通塔基街。此刻，他们两人能听到窗外大街上的喧闹声，能听得出城墙内居民特有的尖锐而又沙哑的各种语言。

对方在用黑岩石般冷峻的目光审视着他。良久，他才说道：“很好，怎么做由你决定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目标在九龙吗？”

“在伦敦。她的名字叫凯瑟琳·凯瑟琳·亚历山大。”

一辆大轿车把那人送到尖沙嘴拉斯加街的蓝房子里，后面跟着载有两名保镖的车。蓝房子只对少数身份特殊的贵宾开放，譬如国家首脑、大影星、大公司的总裁，为此，经营者们感到非常自豪。6年前，一位在这里工作的年轻姑娘向报界透露了这里顾客的身份，第二天，人们在阿伯丁港口发现她被人割了舌头。蓝房子里一切都可以出卖，处女、童男、不用男人介入便可自得其乐的女性同性恋者，还有动物。这里也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处仍然实行10世纪的交媾方式的地方，在这里可以遍尝禁果。

这一次，他要了一对双胞胎，真是美妙绝伦的一双，体形漂亮，躯体妙不可言，欲火正旺。他还记得上一次来这儿……金属的无腿跪凳，她们轻柔的嘴唇和手指，还有香水四溢的浴池，想到这，他已是欲火中烧，急不可耐了。

“先生，我们到了。”

3小时后，他和那对双胞胎完事了，便心满意足地让大轿车载着他驶向莫迪路。车窗外，不夜城的灯火在闪烁。中国人把此地命名为九龙，取其九条龙的意思。他想象着有九条龙潜伏在市郊的山中，随时准备俯冲下来，毁灭弱者和粗心者。他可不属于此类人。

他们上了莫迪路。

等候他的道人，像是画在上等纸上的人物，身着一条古旧的东方道袍，下颔一小撮长长的白胡须。

那道人合上双眼，默默地祈祷，摇着木筒里编好号的竹签，直到跌出一根才住手。道人默念一遍签文，转向来客，操着不熟练的英文说：“上天说你很快就能除掉危险的敌人。”

来人一阵惊喜，他心里知道古老的求签只不过是迷信。但他不能小看抽签，而且，另外还有一个吉兆，今天是康斯坦丁大帝的生日，也是他自己的生日。

“上天已降福于你。”那道人说。

“多谢。”

5分钟后，他回到车上，往香港的启德机场驶去。机场上他的私人飞机正等待着将他送回雅典。

作者简介

西德尼·谢尔顿
(1917—)是我国
广大读者十分熟悉
和喜爱的美国当代
畅销书作家。他的
作品(如《天使的愤
怒》、《午夜情》、《假
如明天来临》等)素
以主题严肃,场面
惊险,情节曲折和
人物形象鲜明著称,
读来令人难以释卷。
谢尔顿现居南加利
福尼亚。他写作极
为勤奋,除小说之
外,还写过戏剧和
电影电视剧本。

第一章

希腊，约阿尼纳 1948年7月

她每夜都惊叫着从同样的恶梦中醒过来。肆虐的暴风雨中，她在湖心，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拼命把她的头按入冰冷的湖水，企图溺死她。每次从梦魇走出后，她都惶惶不安，喘着粗气，全身浸淋着汗水。

她既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记不起自己的过去。她会讲英文——但究竟是哪国人却是无从得知，更不明白自己是如何来到希腊，被卡梅莉塔修道院收容的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零碎的记忆不时困扰着她，稍纵即逝的模糊画面来去匆匆，令她无法把握并细细甄别。这星星点点的回忆来时出人意料，往往在她懈怠不备时攫住她的心灵，搅得她恍恍惚惚。

起先，她不断地问别人。卡梅莉塔的修女虽然和气仁慈、善解人意，但她们的回答总是沉默。唯一可以交谈的是特丽莎嬷嬷，一位年长虚弱的修道院院长。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的孩子。”特丽莎嬷嬷说道。

“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”

“山下有个叫阿尼纳的村子，去年一次暴风雨来时，你正在湖中的小船里。船沉了，但是，由于主的仁慈，我们的两位姐妹发现并救了你，她们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在那以前我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很抱歉，孩子，我不清楚。”

对此，她并不满足。“没有人问起我吗？没有人找过我吗？”

特丽莎嬷嬷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没有。”

她失望得几乎要叫出来。她继续说道：“那么报纸……那上面一定会有我失踪的消息的。”

“你有所不知，我们是不允许与外界有任何联系的。孩子，我们必须接受上帝的旨意。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仁慈，是上帝赐予了你生命。”

她能了解到的就这些。起初，她病体虚弱，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世。几个月后，她的体力逐渐恢复，健康状况也有好转。

她有力气四处走动时，每天都把时间消磨在照料修道院繁花似锦的花园上。这里的一切沐浴在希腊明媚的阳光下，微风中飘来阵阵柠檬和葡萄的芳香。

环境是宁静祥和的，而她的心里却平静不了。我已经失落了我自己，她想着。而谁也不关心我。为什么？我难道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吗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

画面继续转换，源源不断，无法控制。一天早上她梦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正在解她的衣服。醒来后，她不禁怀疑那是不是个梦？或许，是以前发生的事？那个男子是谁？是不是和她结婚的人？她有没有丈夫？她没有戴结婚戒指。她的财产实际上等于零，只有特丽莎嬷嬷给她的黑色修女长袍，一根别针，和一只有双红宝石般的眼睛、展翅欲飞的金色小鸟。

她没有名字，她是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的陌生人。没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，也没有心理医生能告诉她是心灵受到了创伤。她唯有把心灵的窗户对可怕的过去关上才能恢复理智。

画面接连不断，越来越快。她的头脑里，时间像是成了杂乱无章的拼字谜诀，各种怪异的念头逐渐拼接起来，但毫无意义。她梦见一间巨大的摄影棚，满屋子都是身着军装的男人。他们像是在拍电影。我是演员吗？不，她像是这些人的指挥。但是，指挥什么呢？

一名军人送给她一束鲜花，他笑着说，你自己付帐，可以吗？

两天后，她又梦见了这个男人。她在机场和这人告别时醒了过来，因为要失去这个人，她竟发现自己在啜泣。

从这以后，她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。这些不是一般的梦，而是她生活经历的一部分，是她的过去。我要找到从前的我，现在的我。

意外的是，半夜里，她没想到竟从自己的潜意识中挖出了一个名字。凯瑟琳。我的名字是凯瑟琳·亚历山大。

第二章

希腊，雅典

康斯坦丁·德米里斯统治的帝国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。却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更为庞大、更为强盛。德米里斯是世界首富之一，权倾四方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他没有公职、头衔，但却能定期收买首相、主教、大使和国王。他的触须伸向世界每个角落，有数十个国家被箍在他那经纬线似的经济网络之中。他大享派头十足，并且十分聪敏，体格健壮，身材高大，有厚实的胸脯和宽宽的肩膀，黑黝黝的脸膛上，垂着一只巨大的希腊鼻，一双橄榄形的黑眼睛，脸上流露出鹰一般的贪婪。只要他愿意，他又会变得非常吸引人。他会说8种语言，是有名的编故事专家。他有世界一流的艺术收藏。还有一队私人飞机和十几幢分布于全球各地的豪华别墅。他是风月场上的佼佼者，从不放过一个美女。这个有名的情种及其浪漫史就像他的商业冒险一样富有传奇色彩。

康斯坦丁·德米里斯自诩是爱国者，并引以为荣。他在科隆纳基的别墅、普萨拉私人小岛，都悬挂着黄白相间的希腊国旗——但是，他从不纳税。他认为那是平民百姓要恪守的法律，

对他却不适用。他的血管里流淌着“ichor”——上帝的血。

差不多德米里斯遇到的每个人都有求于他：商业计划的投资，慈善事业的捐款，或者哪怕是他的友谊所能给予的权力。德米里斯非常乐意费神地揣摩他人的来意，因为这些人真正的意图极少是他们表面上提出的要求。他那善于分析的头脑总是怀疑表面的东西，其结果是他既不相信他所听到的话，也不相信他见到的任何人。他的信条是“朋友宜近，敌人宜亲”。为他写传记的记者被允许了解的仅仅是他温和、有魅力、世上少有的圆滑而又文质彬彬的一面。他们绝不会料到在这和蔼可亲的外表下面，德米里斯竟是个屠夫，一只卑鄙的豺狼，生就一种能一口咬住对方咽喉血管并置对方于死地的本领。

他事无巨细都会刻骨铭心，绝不宽恕人。在希腊古老的词汇里，“迪卡依西尼”——“公正”经常和“埃迪吉西思”——“复仇”同义，这两者都使他迷恋不已。别人在公众场合冒犯他的行为，他会永世不忘，而那些不幸招惹了他的敌意的人，则要为此付出几百倍的代价。这些人甚至自己都未曾意识到，德米里斯那缜密的头脑，已拟好了精心的报复计划。他像蜘蛛一样设置了重重的罗网和陷阱，耐心地等待到逮住并毁灭这些敌人的最后一刻。

他把花费时间对自己的敌手策划阴谋作为一种享受。他仔细研究他的牺牲品，分析他们的性格，权衡他们的力量和弱点。

有一次晚会上，他听到一位电影制片人把他称为“那个油拉拉的希腊人”。德米里斯便开始等待时机。两年后，那位制片人和一位世界级红影星签了约，由这位影星出演他那部耗资巨大的影片的女主角。他把自己的钱也投了进去。德米里斯一直

055465

等到电影拍了一半，才诱骗女主角中途退出摄影棚，来到他的游艇上。

“这是我们的蜜月。”德米里斯告诉她。

她于是过了个蜜月，但是没有举行婚礼。而那部影片最终也只好半途而废了，制片商遂告破产。

在德米里斯的报复游戏里，还有几名敌手他未能与之取得均势。但他不动声色，痴迷地期待着，策划着，以便将计划付诸实施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他暂时找不到其他对手，只是因为没有人再敢与之抗争。于是，他猎取的目标仅限于那些曾在他前进道路上阻碍过他的人。

而另一方面，康斯坦丁·德米里斯的“迪卡依西尼”，其涵义是双重的，犹如一柄双刃利剑。他受到损害绝不会罢休，同时，对自己所受的恩惠却也不会忘怀。一位贫穷的渔夫，因为曾在德米里斯年轻时提供过避荫之所，“意外地”拥有了自己的捕捞船队。一个妓女给他免费提供过食宿，因为当时德米里斯很穷，付不起帐。后来，这名妓女莫名其妙地继承了一幢公寓，而不知道恩人是谁。

德米里斯是一个码头工人的儿子，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。他有14个兄弟姊妹，餐桌上永远没有足够的食品。

孩提时代，他在商业方面的天资已经叫人不可思议了。他放学后靠打短工挣了许多外快。16岁时，积攒了足够的钱，合伙与一个年长于他的人开了一家食品小铺子，临到生意兴隆店铺发达后，他的合伙人把属于他的一半股份骗为己有。德米里斯为此花了10年时间才将那人毁了。德米里斯年轻的时候胸中燃

烧着勃勃的雄心，他会躺在床上，整夜都难以入眠，两眼瞪着漆黑的夜。我会有钱的，我会出名的。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的名字。只有这个念头才是使他入睡的催眠曲。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的，他一无所知，他只知道这一切一定会成为现实。

德米里斯17岁生日那天，偶然读到一篇有关沙特阿拉伯油田的文章。忽然间，仿佛有一扇通向未来的神奇大门朝他打开了。

他来到父亲跟前。“我要去沙特，我要去油田干活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是油田吗？”

“一点也不知道，父亲，我能学会的。”

一个月后，康斯坦丁·德米里斯上了路。

洲际石油公司的政策是海外雇员一律要签订一个为期两年的合同，对此，德米里斯毫不在乎。他打算在沙特阿拉伯一直呆到发了大财，他甚至已经看到阿拉伯世界令人心醉神迷的夜生活，奇妙的土地上富有异国情调的女人比比皆是，而地下的黑色金子泉涌而出。然而，这里的现实却令他震惊。

一个夏日的清晨，德米里斯来到了法迪利。这是一个位于沙漠中心的钻井队，有一座石砌的简陋楼房，四周建有许多“barastis”，一种用矮小的灌木垒成的工棚。在这里工作的低工资工人有上千名，大部分是沙特人。在肮脏的、没有铺筑过的街上，蹒跚穿行着的妇女们，个个遮得严严实实。

德米里斯走进了那座楼，人事部主任J. J. 麦金泰尔就在这里办公。

麦金泰尔抬头看着进门的年轻人。“这么说，本部雇用了你，

呢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在油田干过吗？孩子。”

德米里斯真想撒个谎。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麦金泰尔微微一笑。“你会喜欢这儿的。万里之内见不到一个人影，食物非常糟糕，女人碰都不能碰，不然连你那东西也会给人割掉，晚上就他妈的叫你闲得无聊。不过薪水很高，你行吗？”

“我来学习的。”德米里斯认真地说。

“是吗？那我来告诉你什么该早点学会。这里是穆斯林的天下，也就是说，不能喝酒，谁偷喝，逮到后就砍右手，第二次砍左手，第三次你的脚就没有了；杀人是要砍头的。”

“我不想杀人。”

“等着瞧吧。”麦金泰尔嘟哝道，“你这还是初来乍到呢。”

这个工棚大院像是巴别塔^①，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人操着各自不同的母语。德米里斯听觉灵敏，学起语言来非常快。这里的工人在不宜居住的沙漠中修路造房，安装电器设备，架设电话线路，建造工厂车间，安排食物和供水系统，设计下水道，负责医疗保健。在德米里斯看来，要做的事儿还多着呢。他们得在华氏100多度的气温下工作，忍受蚊叮虫咬，还有沙尘、流感和痢疾的袭击。即使是在沙漠里，他们还分出社会等级，最上层的是勘探石油的人，而下层则是建筑工人，也就是做小工的，还有职员，他们被叫作“害羞的管家婆”。

由于新式旋转式钻井是美国人发明的，他们比较熟悉这种

^① 据《圣经》记载，巴比伦人想建造一座高塔以扬名。上帝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之互不相通，结果塔未建成而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。

钻井技术，因此，真正搞钻井的几乎都是美国人。他们当中有地质学家，勘测员，工程师和石油化学家。对这些人，年轻的德米里斯尽力讨好，攀明结友。

康斯坦丁·德米里斯一有空就和钻井的人泡在一起，问起问题来一个接一个。他把听来的全都记在脑子里，就像高温下的沙漠吸收水份一样，一滴不漏。他注意到有两种钻井方法。

他走近一位正在130英尺高的钻塔下工作的钻探工，问道：“不知为什么正在使用的钻井方法有两种？”

钻探工解释说：“啊，孩子，一个是钢缆法，一个是旋转法。现在，我们主要使用的是旋转法。两种方法开头的工作都是一样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啊。这两种方法都得先架起一个像这样的钻塔。这样，就可以把设备吊挂起来往井里钻。”他看到年轻人脸上渴望求知的神情，继续说道，“我敢打赌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叫做钻塔。”

“不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这是根据17世纪一个有名的绞刑刽子手的名字命名的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钢缆钻井法已经有历史了，几百年前中国人首先使用这种方法挖水井。他们用绳索吊起一个掘进器，松开绳子时，就能在地上冲钻出一个洞。但如今85%的井都是用旋转法钻出来的。”他说完便转身继续干活了。

“对不起，旋转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人停下手中的活儿。“这种方法不是在地上砸出一个洞，而是钻出洞来。你看见这儿了吗？在钻台中间有一块能旋转的钢板由机器带动旋转，钢板夹紧一根管子，并转动着管子往地

底下钻，管子的顶端是一个钻头。”

“听上去很简单，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但实际上要复杂得多，得设法把钻下来的泥土排上来，还要防止井壁下陷，要防止地下水和天然气渗入井内。”

“会不会有钻不动的时候？”

“当然可能。那样就得把整根钻杆拔出来，换上新的钻头重新钻。是不是想当钻探工？”

“不，先生。我想拥有自己的油井。”

“祝贺你啊。我现在可以去工作了吗？”

一天早上，德米里斯正在井边观看时，一种工具放进了井里，它不像往常那样往下钻，而是切割井壁四周的岩块，再把碎块带上来。

“对不起，这么做是什么道理？”德米里斯问道。

钻探工擦了擦额头。“这是在取井壁的岩样去进行分析，以便确定是否有石油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。”

周围安静的时候，德米里斯就会听到那些钻探工在喊：“我右转了。”这就是说他们准备钻一个洞。德米里斯发现地上到处都钻了直径为二至三英寸的小洞。

“请原谅，这些洞是干什么的？”德米里斯问道。

“那些是用来勘探的井，能够发现地下有没有油。这样做对公司来说又省时又省钱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德米里斯对这一切非常着迷，问题问不完。

“对不起，你怎么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钻井呢？”